

哭 父 親

徐 小 虎 撰
櫻 譯

編者按：本文係名女作家徐櫻女士新著「寸草悲」輯錄文稿之一，「寸草悲」一書正在排校中，謹將本文先在中外雜誌刊登以饗讀者。

最親最愛的爸爸！跟您的共同生活，只是一串一串的離別！每次的相見，也只是意識着又一次的離別！自從我三歲的那年，母親把我和她束裝完畢，起程到柏林去。一九三七年，在日本轟炸的烽火連天下的南京。我們登車，您獨自一人，孤伶伶的留在那裏！從那時起，「爸爸」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就塑成了一尊偶像！

在米蘭時桑街，二樓上外祖母的公寓裏，我孤獨的生活着，我開始幻想我印象中的爸爸同真實的爸爸，兩者從此混合在一起。

我最初記憶裏的您，是那麼一位既驕傲又溺愛的父親。您把我擎在膝上，把我放在深藍邊的大白磁浴缸裏洗澡。您讓我自己開那滿裝了糖果的大紅盒子。我尤難忘的是我兩歲的那年，在南京時的一個下午，你帶回家一塊蓋塗着橘黃色的奶油蛋糕。您看見我張着大眼睛注視着的時候。您一本正經的向我說：「這是你的，完全給你的。這一整個都是給你的！」我簡直驚喜的不知所措！

您當時也許不是完全那個意思。但在我可了不得！我對於這個意外的賜與，可看的十分嚴肅。這是多麼信靠而慈愛的表現！這塊使我終生紀念性的蛋糕，在我心目中造成對您永久難忘的偉大！

我在柏林的生活，並不快樂。忘去中國話，重學德國話，我不會有很多的小朋友。母親同外祖母都在忙着新生的娃娃妹妹。您還沒見過的娃娃妹妹。我真是過着灰暗而漫長的歲月啊！我覺得我被關閉在一大堆黑重傢俱的重樓裏。有時雖被帶着到三四層樓夾縫中，硬而黑的深巷裏散散步，也有「永不見天日」之感！那時我剛把才學會的語言以及其他的各種事物，都漸漸模糊，而對於您，爸爸，您的音容笑貌，獨獨依然清清楚楚的深深的留在我的腦海中！

媽媽每天都告訴我，不久會和您團聚。我知道，有那麼一天，我們會又團聚。可是有一種牢不可破的信念，就是，和您相見，又要離別！離別、離別，不幸在我心中生了深根！多年以

來，我訓練我自己想着：爸爸一直是跟着我的，您在您的心中。我也在您的心中。不管時間空間是多麼渺茫，遙遠，但是總有那麼一天，我們會彼此擁抱，親吻着的！我雖然時時在信靠着這個不移的堅信，但是離別的暗影，依然存在。現在果然您竟撒手塵寰，撇我而去！

這一天終於來臨，母親告訴我收拾行李，我們又要看見您了。我們要給您看我的娃娃妹妹。我要回家了。我要和您團聚了！離開柏林最後的幾天，我與高彩烈的狂喜，實在難以形容！我要衝出這灰色的土牢。我要跟着我的爸爸。我要回家。不論是天涯海角，我的爸爸在那裏，那裏就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爸爸！我的家！

您還記得麼？咱們在拿波里的相見。媽媽一隻手抱了小玉，一隻手牽了我，我們鵲立在岸邊的人羣裏。媽媽說：「爸爸從船上下來，你想你還會認得他嗎？」「當然我認識他」。我果然認識。您穿了筆挺的灰色西裝，戴了金邊眼鏡，拿着亮亮的手杖，從甲板上緩緩而下。

「那是他！那是爸爸！那是我的爸爸！」我大叫。媽媽還有點兒看不清楚，我却是毫不猶疑。果然！那全船上最體面的最漂亮的一位男士，走過來把我們母女三個緊緊的摟在他的懷裏！

我還記得在拿波里的露天餐館裏，咱們全家坐在那大紅、白條的遮陽傘下吃飯。那美味的火腿，我簡直是吃不够。有一隻大狗，從遠處跑來，很有禮貌的向我們乞食。您允許我拿一塊麵包餵牠。我心裏這份兒的得意！後來那大狗一直圍着咱們的桌子轉來轉去，不肯離開。

以後在羅馬的三年，真是不可思議的三年，在那門坦那的山邊，維也拉波拉上，那洛可可式的大使館，使我充滿了新奇！我記得雪白的大理石樓梯，順着屋頂的大垂花燈蜿蜒而下，直達到錦緞貼壁的三間大廳您的辦公室裏。我還記得我多麼喜歡爬到您窗前的那棵大木蘭花樹上。我小心謹慎的採下那瓶形的花朵。顏色雪白，吐着難以言喻的幽香！我不敢多碰，保持牠的美好來獻給父親。我記得那整個大理石的浴室。我記得那雕花的陽台。我的大臥房，滿牆畫着小天使，同大叢的花樹。大堆的水果。庭院裏人一樣高的石像。噴射不息的噴泉。守衛士兵，戴了插羽的三角帽，駐立在通往大花園的通道上。咳！說不盡那無數的羅馬日月！在我的生命是那麼輝煌燦爛！然而除去這一切外，最主要的還是因有您在那裏呀！我又回家了，您在那裏，那裏就是我的家。這時我心裏雖然高興，可是生活上也有一困難的一面。因為我不但又要學習義大利話，同時還要學法國話。因我那位冥頑不靈的保姆，

只會說這兩種話。現在回想，我的多種語言的根基，還全虧那時奠定。而在當時確是很不好受呀！您的辦公室雖然就在樓下，可是我沒有很多機會看見您，這都無關緊要，只要是您在那裏，我就快樂了！

白天我上幼稚園，一年級、二年級。我真難過，我那時學着說的不是中國話，念的不是中國書。而都是義大利的語言文字。每次那些修女們，操着怪腔怪調叫徐小虎，我氣得要死。因為我的中國話也忘了，又不知怎樣去改正她們，心裏只是難受而已！

每星期五都有典禮。望聖彌撒。小女孩穿了白衣白裙，打扮的像小新娘子一樣。男孩子們穿了整齊的黑西裝來行禮。您可想像我對這些場面覺得多麼新奇而神祕啊！獻花，燃燭，禱告。但說的是什麼，我想誰也不懂，因為神父所講的全是拉丁文。回頭這羣孩子，排成長龍，魚貫走到神壇前，下跪，畫十字。神父拿了一塊白餅乾，放進他們一個一個的小嘴巴裏。這些事我可是都沒有份。我沒穿美麗的白衣服，也沒吃到白餅乾。一位修女把我拉到教堂以外向我說：「這些事你都沒有份啊！親愛的徐小虎！」「為什麼？姊妹！為什麼我沒有份？」我悻悻然的質問。修女說：「因為你生來沒受過洗，靈魂像是一張白紙，但是上呈污點，要想把那污點去掉，只有受洗。唯有受了洗禮的聖潔靈魂，才有資格領受我主的聖禮。」我說：「噢！那不分明是塊餅乾麼？我們把聖主吃掉麼？我的靈魂不乾淨麼？」以後我回家向您同媽媽說我要受洗。我的靈魂不乾淨

。我的年輕的父母，本很開明。本要給他們的孩子宗教上選擇的自由。現在忽然就面臨着進退維谷了。我後來想在那種時代，假使我被送進去法西斯黨學校的話，那麼有一天，我回家也要求入那羣小法西斯們，高舉着他本身高大三倍以上

的旗幟，大唱「葛文尼沙呢！Giovinezza。」後來您說了：「不對！你的靈魂沒有污點！你是中國人，我們的老夫子說過了：『人之初，性本善。』你可以告訴修女，你的靈魂不需要受洗！」

媽媽趕緊反對的說：「你真是沒溜兒，在羅馬，這個宗教國家，你怎麼可以教孩子說這樣的話呢？」但是「一言出口，駟馬難追」。第二天早上，我理直氣壯的走到修女面前，告訴她說：「我們中國人人生來靈魂自潔，根本不需要受洗。古人已經說過多年了。」修女聽了，從心裏高興，鼓掌讚許，還笑着摟抱了我兩下！我體會到難言的快樂同驕傲！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是您的孩子！

以後世界大戰爆發，我隨您下旗回到祖國！我心裡可是樂的高唱起來！我早就渴望着回國。我早就不願意和別人不同。我願意生活在和我一樣的孩子們一塊兒。

到了四川的鄉下，歌樂山的小土房子裏，我真開心！雖然我還沒學會中國話來形容一切，雖然生活上需要那麼多的改變同適應。我們從皇宮般的環境裏，一下子降到文明落後的鄉村裏。一切的新式設備完全都沒有了。比如說：自來水、電燈、浴室、暖氣等等。回國的第一晚，在那小

綠泥茶油燈下，我什麼也看不見，還搗了一鼻子的油煙味。牀上舖的是一條邦硬的草墊，廚房裏硬煤炭燒出來的生煙，瀰漫了整所房的三間屋子。但是房子外頭是多麼濃厚的郊野情趣啊！我從來沒聽過颼颼的松風就吹在我的窗下。我從來也沒看見過那開遍了滿山，火一般的紅杜鵑。午夜開着雪白光華一現的曇花。微風吹過，那怪模怪樣的芭蕉葉，懶洋洋的搖擺着。我再也沒有曾經過和大自然這樣的接近！而在羅馬呀，大理花和冬青樹都是一排排的栽種着。既經修剪，又被綁紮。一條通往花園的石子路，也擺成各種圖案。這裏只有黃土的羊腸小路，一陣雨來，一陣清新的芬芳。而雨水也立刻匯成一道小溪流，攜帶着乾樹枝、小石子一直傾滾向山谷裏。同時那條小路，也跟着暫時改了方向。山上的道路從來沒經修補過，樹木也從來沒整理過，一切都那麼天然，一切都那麼原始。這個古老山岩上的荒野，繁茂同樸實，我真是難以形容。那羅馬的大花園，怎麼能和可愛的歌樂山同日而語呢？

您的辦公室在沙坪壩，颯颯的揚子江就曲折迂迴在壩傍的山谷裏。無數的下午，我放學回家時，常常坐在斜坡上那棵老松樹下的大石頭上。我注視着那偉大的揚子江，在日下閃閃發光。下面就是沙坪壩，我爸爸工作的地方。一片輕霧上升，把歌樂山整個兒的封藏起，而揚子江仍是隱約可見，光燦燦的，靜悄悄的，不捨晝夜，無盡無休流向歌樂山腳下！

夏夜的晚上，您常常坐在廊前，在松風和茶花的芬芳中緩緩吹笛，崑曲的旋律是那麼悽迷幽

怨！霎時間激起我一股鄉愁，從心底悲愴！使我忽然間憶到在我會說話以前，那時您正隨侍在牯嶺的行轅，在靜明的月夜裏，我常常被這種悲悽怪異的笛聲驚醒，我扶着小牀的欄杆大哭不已。這時我已八歲，很會摹仿同學習您的歌聲。但是您只是浸沉在您自己的世界裏，完全忽視了周圍的一切。全歌樂山上，沒有第二個人會唱崑曲，也沒有第二個人能懂得崑曲的那古雅的音調同華美的詞藻！我摹仿您愛唱的一句，在心裏整了足足三十年之久，直到去年春天姑姑姑姑東來，我才問出那原來是「西樓記」裏「拆書」的一句。在我一再的請求之下，您曾教過我「強對南蕪」四個字，也是姑姑去年教完我這段「懶畫眉」，姑父教了我吹笛子。正想着再次歸寧，就可以和您吹笛度曲。天哪！這陣遐想，從此就成了幻夢！

在歌樂山的學校裏我生平頭一次聽人說起過世已久您的父親，我的爺爺。一位老師說：「你的爺爺是個大才子呀！」另一位老師說：「徐樹錚將軍是個偉人哪！」又一位老師說：「你爸爸也了不起，他是個清官呀！像他那樣的人才，現在也不多见呀！」

我回家向您問起爺爺，您的臉色倏變，珠淚盈盈，幾乎奪眶而下！嚇得我以後再也沒敢向您談起爺爺的事情了。我在書本上讀到一個人應當怎樣敬愛父母，在您身上我見到實際的表現了。咱們初次回家，您跪拜奶奶的光景，同提起爺爺您的碎心的悲痛，都完全的、深深的印在我心深處！同時也更使我深一層敬愛我的父母！

接着，您升官了，行政院的政務處長，重慶市就有了您的官邸。有時您帶我進城看戲，忽然間又看到電燈了，又看到自來水了，又看到文明世界了。生活將近改善，您忽然辭去高官。爲什麼呢？因爲您不願倚賴職權，要以平民身份爲您的父親申訴廿載的沉冤！我那時已到南京的中學，我真是吃驚，見幾乎全城的人都爲您的孝心孝行而震驚！大家都向我說：「你爸爸可了不得，你現在當然不懂，等將來成人，才會知道你爸爸的偉大！」說完了他們都長長的嘆息！當時的人都知，您自己也知道，那時的情形無異於卵石之舉，而且是一樁毫無結果的公案。但是時限已到，您不顧一切，毅然決然，申冤告狀！捐顯職如敝屣，掛冠而去，從此退出宦海，甘心於淡泊的學術生涯！

我雖年幼，但對您的行動，崇拜而驕傲！同時我對媽媽也深切的佩服！在一個德國女人的眼光看來，爲了一個明知不會有結果的案件而拋撇了錦繡的前程、美好的生活，而甘心於清苦的歲月，她覺得實在是失策而又迂笨的行爲。但她對您是忠愛的，雖然是心有不甘，但也從無怨言！在我覺得戰時重慶的幾年，是最光榮的歲月！而且我有一個縱情沉溺在大自然裏的快樂童年！我追隨着您，您追憶着您的爸爸。

在淪陷以前三年上海的生活，我覺得比在柏林還要可恨！勝利，復員，就等於把我從我酷愛的山林中逮捕！我再也不見滿山的野杜鵑，再也聽不到我窗下低唱的松風！又一次把我錮禁在城市裏了！這裏既不像羅馬，還有可以吸引人的

一面，這裏只是都市的浮華、庸俗、人工化，到處都是水泥地和霓虹燈。住在都市裏的人多數自私，貪婪、虛偽，和我所深愛的公正、愛國、堅忍正是背道而馳。樸實的四川同我可愛的童年，從此一去不返！如果這就所謂高尚的生活和成人的世界的話，我甘願永遠退出！每一想到這些，就悲憤填膺！那些梳着電燙髮，穿着尼龍襪，高跟鞋的女人，和油頭光面穿着時髦西服的男人，把無線電、爵士樂、香煙、醇酒都看得比曉星晨月還更寶貴，我真是不懂！哪裏還有提水的木桶？哪裏還有伙子們拉着石頭上山高唱的「哼喲！哼喲！」哪裏還有郊野的情調和原始的完美？我是被幽禁在上海最時髦的中西女校整整三年！這個時期我拒絕學習嬌聲嗲氣的上海話，却一直堅持着一口土裏土氣的老四川方言。

後來大波濤也沖進上海的女學校了，學生們大隊大隊的遊行、吶喊、示威。我們要求提高教職員待遇而被政府拒絕了，中學、大學的學生都怒不可遏，紛紛開會，反對政府，如火燎原，就連我們私立學校，也被捲入漩渦！週末我回家向您說：「我們學生們要動員農夫，反對政府，我們要打開大門，消滅保守。」您大發雷霆，怒吼着：「你懂得什麼國家大事？你知道什麼是愛國啊？」「您要是愛國，您也不該那麼保守。」我的反駁也很激烈！以後您用低沉而嚴肅的聲調向我說：「我愛國的心情，比你知道的多的多了。但在這方面，我是孔夫子的信徒，而不是孟夫子的崇拜者！」我當時莫名其妙。直待二十年後，我在美國又得機會研究中文，才又從我丟掉的那一

段兒裏找補回來。這時我才懂得，我們年輕的孟先生是主張革新的，他說過：「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弑君也。」保守的孔夫子却贊成保守方式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又站在船舷上了！在岸邊揮別的人羣中找您！又是一次我的母親把您的孩子從戰亂的中國帶到西方去了！現在的小玉十二歲，小瑞，您最愛的兒子，才六歲。美輪戈登將軍號，誰都知道那是淪陷以前最後開出上海的一條船。我滿含珠淚，竭盡目力，才能望見那個全世界上最出色的美男子，我的爸爸，孤單單的站在岸上的人羣裏。船慢慢的遠，您漸漸的小。我看見您的眼鏡裏閃灼着珠淚，還裝着笑臉，頻頻的向我們飛吻！揮別！我的心如刀絞！毫無援助的一場離別！毫無逃避的又一番離別！咳！我最親愛的父親啊！為什麼呢？為什麼每有戰爭，您都要把我們送到平安地帶，而您却孤伶伶的留着等待天翻地覆呢？

這次的離別更加慘！勞燕東西，又一次的期待，期待着，長時期的期待着您的到來，和您的團聚。誰能想到江邊的一別，就把您，和同您在一塊兒的家庭生活從此終了！

媽媽單鎗匹馬，母兼父職，隻手教養我們姊弟三人。她又把她自己訓練成一個職業婦女，連同您的微薄接濟，才足以維持簡單的生活。不久我結婚了，以後您同母親也分手了，也各自娶嫁了。我童年的家庭，澈底粉碎！但是我對您同媽媽的愛可是與日俱深！

現在我又作姐姐了，同時也是母親。您新生的兒女和我的兒女們幾乎是陸續的同年出世。我

和您雖然遙隔雲天萬里，可是音書不絕。您發現我已長大。對於一切事物，和您有同等的成人看法，想法。雖然我已成人，但是對於您，爸爸，依然保有赤子的崇拜！

童年遠逝，我已進入成人階段，人一經進了成人階段以後，常會在年齡懸殊的人中尋到友誼。比我大四十歲的保理比您都大上十歲，歐洲的大音樂家。藝人對於人的愛好，有與眾不同的表現，在這個急流巨變的世界裏，我從他那裏覓到安懷，從此保理就成了我的父親同丈夫。在百寧頓 Bennington Hills 深山里，我成長繁茂。

以後彼此兩家都有了大大的變化。您帶了新家庭來到美國西岸，西雅圖。我同保理來到美國東岸，普林斯頓。您用英文教中國科目，我又第三次研究中文，我的父語。如此相安不久，難以置信的夢一般的大變動又來到我們兩家。您來到米西根的東蘭辛來教書，我忽然離開了保理的懷抱，而揭開新生活的另一頁！

我同了您的新女婿瑞查帶了兩個女兒在東京一住四年。我在研究院時，最初我和其他的中國同學一樣，對於日本人和日本文字有牢不可破的仇視，同不甘心的學習，這種觀念同感受，真難想像。可是同時，一年的日本生活又給了我各種各樣的快樂。我吃到好多我孩提時代喜歡吃的東西，如愛窩窩，各種麵條，還有您一向愛吃的細線樣的掛麵臥雞蛋。我又看見日本人也用四方木盒子量東西，我們叫「斗」，日本人叫「馬素」。還有一些其它別的東西，表面上很像是中國的，而其實又不一樣。有時我會快樂，有時也很失

望。還奇怪的是，有些地方的日本人又把我和他們看成一樣的人。您想想看，我這個人，在德國、在義大利，人都叫我洋人。在中國時的孩子們又向我扔石子兒，說我有德國媽媽，因為我長了一頭的淺黃捲髮。現在，在日本居然能和羣衆打成一片，我也得到短暫的快感！那麼就穿起和服吧，又不對了。因為我本不是日本人。我既不會勾着脚尖兒踢他踢他的走着佻步兒，又不會腆腆腆的用手遮着嘴微笑，我既不像日本女人的細緻，又沒有那脖子矯揉造作動兒。他們那些特質都是中國人同美國人生來就缺乏的。咳！

第二年上半年，我變了，我開始以日本眼光看日本了。第四年上，我的看法又有些不同。就拿美術來說。中日兩國的人都用的是同樣的道具：紙、墨、筆、硯。而成品作出，却是各有各的風格同方向，不能相提並論了。我強調日本的藝術是獨立的。我解釋日本畫不應當裝在中國畫框子裏來品題。我又發現日本的食物裏永遠找不到中國食物裏的香與味。一切的一切，都似是而非。我在「日本藝術」上發表文章，提到日本的難比的精緻同內在的情感上含蓄是在他們的生活內根深蒂固的。所以在抗戰時期那些愛國份子，磨拳擦掌高呼「打倒帝國小鬼」。

可是，以後我吃驚的發現，我是徐家第三代的親日派呀！爺爺，您同我在各別的方式下名字都出現在親日的文件上哪！爺爺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五年，無疑的，他老人家會深切的了解日本人艱苦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無比的智慧，以爺爺的卓識遠見，他抓着日本人內在的精華用日本人的

眼光去欣賞日本的一切。爺爺所創辦的「正志中學」的軍事訓練不是也採用好多日本方式嗎？並且我聽說爺爺還被人攻擊他親日，他不愛國。事實上，爺爺比誰都愛國，他親日的表現，只是一種浮面上的手段哪！可惜世人察，因為仇日竟把日本人好處一筆抹煞，真是奇怪，一個人的單純的愛國了解，有時就是「對」，有時就是「錯」，人是多麼愚蠢哪！

說實話，以我個人而論，我是親日的，我是以藝術眼光而論，這完全與政治無關。我並不是像您同爺爺的看法。即或是以政治的眼光看，也不應當以一個國家當時的成敗來影響全世界。只是應當看他原來是怎樣的一個角色。

不管如何吧，您在日本出世，您的大名又出現在那篇出了名的「敵乎？友乎？」上，您雖然在誠懇的發問「敵乎？友乎？」而希里糊塗却又被拉入親日份子羣中。好像是命運的安排，徐氏三代都被牽連在這個小島兒上。

一九七〇年東京舉行一個文化交流學會。二哥哥徐福宜是會員之一，也來開會。他談到台灣有一羣學者相信秦始皇的第七位駙馬徐福奉命來尋覓長生之術的就是日本人所相信的他們的傳奇性的御創者「神武天皇」Jimmu Teno。反正大家一窩蜂都到新宮去祭掃徐福墓，徐福爺。還去朝拜人民修在那智瀑布名勝的徐福廟。二哥相信人說的徐福就是咱們的遠祖。我寫信向您稟告這件事。您匆匆草草的回答說：「假使咱們是山東人，也許還可以拉上這套關係，但是咱們是世居江蘇徐州呀！」我後來沒再給您寫信說，二哥

和他的同事都說徐氏本姓姬，周朝皇室賜封一枝到徐州。因此以徐為氏，否則的話，直到今天，咱們不是還姓姬嗎？二哥這樣說法。

好吧，是不是咱們祖先都無所謂，巧合的是咱們這麼多姓徐的都到這裏朝參。日本人居然也保存了第一位徐氏的祖墓兩千二百多年。那裏還有一座「徐福神社」名叫「周福谷金加」Tohoku Kyujima。每年有正式節日來慶祝祭祀這位哲人的降臨。當年的夏末我又同一些中國朋友同家人到東岸的本州島去致敬。我忽然發生奇想。我忽有想要把徐福靈送回祖國的慾望。若果如此，那日本人可不得了，小則失去一個觀光區，大則丟掉一年中的一個節日，Matsuri祭日。

一位參禪師父告訴我說：「你的祖先到這裏來尋覓長生之術。直到兩千多年後，却被你找到了，這都是夙數所定啊！」他的意思自然是說的 Self-Realisation, or Samadhi, or Sammei 三昧。當靈魂得到大解放後，才能脫離自我的束縛，這時方始發現本身的「一元」與「完整」。

一九七二年我飛到西雅圖演講「中日藝術」。您那天晚上來參加我的第一個演講題目，「日本藝術」。演講開始，燈光全熄。在黑暗中只能看到銀幕上的幻燈片順序進行。我在偶一開燈時，全場的聽衆都聚精會神，鴉雀無聲的看着，聽着，只有一個灰髮的老頭兒，坐在那裏安然入睡！那就是您哪！我的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您是說過您的習慣是早上五點鐘起身，晚上七點鐘上牀，八點鐘出來聽演講是很吃力的事情，何況因道具不熟又晚開始十五分鐘呢！

我的爸爸啊！您說您的心臟衰弱，我起初還不相信。我拒絕相信您有什麼不對勁兒。因在我心深處正計劃着和您有一段長期的聚首。

我心中第一個目的要向您學習一個成人應當學習的一切，不但光是崑曲、世說新語、六朝典籍、宋詞、元曲等。計劃已就，正向維多利亞美術館申請，因為他們正要向遠東美術發展。瑞查和我都將在那裏工作。如此可以朝夕歸寧，同時從您進修。但是現在呢？一切都成泡影！即或是有日我們往這個方向遷移，原來的動機已不存在，最初的目的何處去了？我去向誰學習？

十一月我那次回家，誰能想到您的心臟情形已經開始直線下降了啊？回家的日子雖然那麼短暫，在您膝下的快樂更可留戀哪！晚上我們淺斟着您愛的李百福魏利希——Liefbraunlich，同您談好多過去的回憶，又談中國的歷史，哲學。好多我和您相同的看法。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以成人的資格和您談的那麼起勁！那麼愉快！但這也是最後一次呀！

我從來都不知道您是這樣的寧靜、淡泊，對世界的一切看的如此透澈！微薄的薪水，不知不覺，兒女的漸長，日用的上升，又將近退休的年齡，這一切的問題，您都沒掛在心上。咱們並說笑您年來的生活。「啊！我一想起來都不免戰慄，這些年來我所經過的一切！」您嘆着氣說。我說，大家誰不希望能像您一樣。超然物外而得到內含的平安境界，您看透了宇宙本質的調和，無謂的磨擦和額外的爭鬥。誰能達到您這種明哲的階段呢？

我真安慰，看到您不但用新穎的力量和看法去欣賞莊子，您並且同時研究耶穌教，猶太教的經典。我相信您已看清了「殊途同歸」和「反本還源」的道理。在這時我知道了，您之對於「生」也平安，「死」也泰然的了。但是您所愛的家人們沒有一個能忍受您的驟然歸去呀！

回想起您短短的一生我也佔有您快樂的一部份。您的晚年當然是最豐富，最滿足，最平安和最愉悅的了。您的成就，您的才華將留給世人，與日俱深，永遠的景仰與懷念！

一九七三年聖誕日的早晨，母親電話裏的聲音哽咽欲絕，通知我您已驟然過世！我霎時意識到您的平安！您立刻在我的心靈中出現，扶着手杖，含笑着說「還不錯吧，你覺得？」*Es ist nicht so schlimm, Weiss du?* 此時此境，您還能保持着這種莫名的詼諧！不用任何人說，我已知道您的離去是迅速，平安而毫無痛苦的！為我自己大哭！為您却深以為慰！我知道您早有準備了。何時，何地，在您都無關重要的了！抱着一個有病的心，隨時戰戰兢兢，不是什麼舒服好受的事情，一旦解脫，定然感到多麼輕鬆！

我星夜奔喪，以長女的身份，用您的眼光看那些悲悽弔孝的人，我心裏清清楚楚的想着，您看到這般情形，一定會說：「現在，够了吧！就那麼着吧！」姑姑淚人一般，從夏威夷一路哭到西雅圖。她那樣的悲呼慘泣，完全不甘心承認您的已去！您是她感情上最要好，從幼小到最親密的哥哥。她和我一樣，是徐家上一代驕傲的女兒。您是她心目中娘家人男性裏最有份量的人物，

您之一去，她痛失手足的悲哀，是別人難以體會

的。妙映繼母，小珂弟，小瑜妹，他們都雖然年輕却還都能鎮靜，勇敢的忍受着這一切。妙映繼母深藏着她的悲哀來處理一切。她以老兵的態度慎重的安排葬儀，合禮的對待賓客，她帶了您的兒子們，小瑞，小珂在山邊上選定一塊風景幽美的墓穴，正俯瞰着您所愛的華盛頓湖景，親愛的爸爸啊！您不是最喜歡坐在您的大落地窗前，遙望那瑞尼雪山頂上的日落日出倏忽萬變的風景嗎？妙映繼母用心的挑了這一塊地，就是可以讓您在墓中同窗前所看到的一樣的湖光山色啊！您那首詩不是就歌詠這裏的風景嗎？

「湖上輕帆去復還，青山倒影綠波間，遠山環繞青山外，尚有雪山遠遠山。」

我在您書房裏，選了好多本，關於書法的寶貴的典籍帶回家來，這些都是我以前打算在您的指點下共同研究的。以前在中國您是多麼喜歡藏書啊！尤其是滿屋滿架那些曾經有爺爺圈點注釋過的書籍，您視如瑰寶！可是最後一次回家，看到您的藏書已不如從前豐富了。您向我說：「如果五年以內都沒翻開過的書籍，於你就無用了，就可以不要了。萬一如有需要，可到圖書館搜尋，再者它也許失去時間性，或者也許另有新版。所以我藏書的習慣，已經減縮到最有限度的範圍。」您的高論，使我覺得您在光復後數年的臺灣生活，使您對事物的看法，忽然間又深了一層的

高瞻遠矚。

全房子裏最敞亮的一間，曾經是您的書齋。如今室邇人亡，那間敞廳已完全失去它重大的用途。來弔祭的人們，三三兩兩坐在一堆，默然無語！同是這一間屋子，同是這一羣人，當您在座時，大家是怎麼樣的風生四坐，高談闊論呢？

您的日用物品，都靜靜的擺在桌上，也失去原有的意義！霎時也只變成了無窮的遺念！妙映繼母檢出您的文房四寶以及您所愛的鴨頭小水勺一齊殉葬。小珂檢出三支手杖，也給您帶了去。其中一支最好的，及御製松煙墨一錠，帶給姑父留念。

屋角上擺着當年雷寶華伯父送您的出名的蘇笛，也將從此絕響！這支笛子跟隨了您幾十年。它有幸比您任何的兒女追侍膝下都久。現在您之一去，無疑的，它的生命也和您同時終止！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能够像您所賦與它的那等光華的生命呢？因為您是曾經從過大師學徒呀！——大師：您的無所不能的父親。您知道麼？我是怎麼樣的夢寐之中都渴望着從您學徒。那麼咱們徐家的崑曲，就可以代代相傳下去。可惜這個機會，永遠不會來了！幸而去年我得着個機會從姑姑學曲，從姑父學笛。因此妙映繼母把這支笛子留下給我。在您的書房裏我蒙賜與這支富於傳奇性的蘇笛！它曾追隨着您從南京、牯嶺、重慶、上海、臺灣、西雅圖直到您旅程的終點！咳！親愛的爸爸啊！同是這一支竹管，可是它從今以後再也不會奏出行雲流水般曾經在您手中的旋律了！

我現在雖然驟覺富有，擁有了您的笛子，但

是衷心悲感。因我自從學會吹笛，還沒吹過給您聽啊！姑姑拿了我的錄音帶，以十分驕傲的心情放給您聽。她沒有得到預期的驚奇。您只說了一還不錯，但是像一個人得扶了拐棍兒才能走。」姑姑把這話轉告給我，我悚然而懼！是啊！我已屆而立之年，不能再仗着拐棍兒走路了！

爸爸！您並沒有離開我們，您只是離開了您病弱的軀體！我十分的肯定這和在柏林一樣，我是在您的心裏。現在您同樣在我心裏。您不但生存在我的意念同仰慕之中，而且仰慕您永久的存在！死亡的終點也不過是肉體上的關係。並且是那些您久已置諸度外的了。一旦我會離開這個區域而進入您的境界再和您重聚。可是我可預知我們重逢後，又要離別。以後不久也許又相逢，不

久又離別，如此循環不已。生離死別是我同您的命運哪！時至今日我也像是一個習慣於傷痛和分離的老兵，在我心深處，並沒有什麼遺失，我生存在您的心裏，您生存在我的心裏，是永無變更的。時間、空間，以及人世，幽冥都是永恆不變的！

凡是現在我所寫的，您一定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尤其是您現在無拘無束，再也不被塵世上時間空間所限制了。

妙映繼母要把敬愛您的人們所寫的文字編成一冊來紀念您。我這也不過是山中的一塊石子，同永遠仰慕您的一顆心！

一九七四年六月您鍾愛的女兒小虎稽顙敬書
十月杪徐櫻泣譯。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肆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新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